

六毫子一餐飯

過來人

香江憶記

各位讀者，今天我到茶餐廳一碟碟頭飯要多少錢？相信有人會認為筆者是多此一問，因為普通的茶餐廳最少也得收你四五十元，如果高級一點的，或者在中環區，更可能高達百元也不足為奇。總之，如果一日早午晚三餐都在外邊解決的話，無論你點慳，二百元的開支總有走雞，雖然消費如此高昂，但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也不得不習以為常。

不過，如果筆者將時光倒流至六十年前，當時的居民在飲食方面的消費水平又如何？說出來可能會嚇你一跳，因為以今天的消費心態，當時的飲食開支確實是非常切合低下層市民的收入水平，例如在餐廳吃一碟碟頭飯，原來只費六毫子。一日三餐都在外面解決的話，也不會超過二元，與今天的收費比較，通脹率就等於接近一百倍。當然，那個年代的工資水平仍然相當低，一般工人每月收入都只是一百數十元而已，如果將這個數字乘以一百倍，其實就與今天的工資水平相若，所以一般市民能夠負擔，加上五六十年代的娛樂和日用品開支不像

今天般多姿多彩，因此對一般家庭而言，節儉一點還可以勉強捱過去。相反，儘管今天人人收入過萬，但很多人卻「搵朝唔得晚」，箇中主要原因在於住的開支佔入息比例大幅上升。在筆者年幼的時候，一家五口一同擠在一個百呎板間房內。雖然環境差劣，但勝在租金便宜，每月只是二十元，佔家庭總收入僅一成左右，而且地點選在市區，每日可以省卻不少交通費；反觀今日，市區一個同樣面積的劏房月租最少要六七千元，隨時佔去家庭總入息的五成以上，再加上昂貴的膳食費和交通費，試問在如此的生活水平下，人們又怎會活得開心？

因此，特區政府必須出盡洪荒之力，去扭轉樓價高企不下的不正常現象，才能夠讓七百多萬市民重拾歸屬感。



▲六十年代的餐廳門口，明碼實價六毫子一碟飯 作者供图

貪花戀酒

李憶若

的則是一臉的倦怠，飄浮於隱約瞬息間……

那是比較複雜的境界。可對我而言，卻也是極為簡單的。其實我也會隨意翻翻，特別是有名氣的風水師所寫的。但是不管多有名氣，這類流年運勢專書都存在着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年年的內容幾乎都是一樣的，而且詞彙極為貧乏，來來去去都是那幾組陳腔濫調；總是模稜兩可，說了等於沒說。範圍更見狹窄，不外乎宜守或不宣守；身邊有貴人或無貴人；還得提防小人，莫要得意忘形，莫招惹桃花，莫貪花戀酒——呀，貪花戀酒，唯獨這四字最有可塑性，是唯一可發揮想像力的。

如果是警告勸戒你莫要貪花戀酒，你不妨如此這般：首先甩掉叫金花銀花或荷花的黃臉婆；莫戀色酒啤酒，則改喝黑狗啤。要你莫貪花，則戀溫玉軟香可也。

在此送走雞年迎來狗年的替代時刻，說白了，不就是棄舊迎新嗎？所謂迎新，首先得要有些新人事新風，把舊愛割捨，實行只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方能讓人耳目一新，換個新天地。

可惜我所屬的生肖，在狗年運程中，並無「莫貪花戀酒」的告誡。只說「凡事有詳盡細密的計劃，都會有成功的機會，但切記莫要得意忘形，不妨隨遇而安，不計得失。」如此見解，全無想像的餘地，說了等於沒說。即便如此，卻也希望在字裏行間有讓我思量的空間。不意卻跌進了冷冷的使人惆悵的無助憂傷之中，還能圖什麼？玩世不恭無所不為？能有所裨益嗎？

花都書簡

「簡直難以置信，你們法國人竟然不慶祝復活節！」茱麗葉的英國同學湯姆喝了一口手中的啤酒，搖搖頭。

「我們當然會慶祝復活節，也算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節日了。」茱麗葉喝了一口紅酒，心不在焉的晃了晃酒杯。

「那為什麼復活節周五竟然不放假？」

「好吧，這個問題我還真不知道。不過我們有復活節彩蛋，從小我就喜歡！」

「彩蛋？好吧，我必須承認我喜歡復活節的兔子更多一些。」湯姆學着茱麗葉晃了晃啤酒杯。

「兔子？好吧，我必須承認你們英國的彼得兔確實很可愛，波特是位偉大的女性畫家和作家。」

「我可能不那麼喜歡彩蛋，不過雞蛋我還是很喜歡的。」

「如果你喜歡雞蛋，那你一定得找一個機

在法國過復活節

小雪

會去法國南部的小鎮Bessières。每年復活節的周一，那裏會有一個做蛋糕的活動。你想想一下，四米的平底鍋，一萬五千個雞蛋。我曾經看到過網上的一張照片，相當的震撼！」

「哇！聽起來不錯。為什麼巴黎沒有？或者全法國應該都學習那個小鎮做巨型蛋糕。」

「這個傳統據說是這樣來的：拿破侖一世帶着士兵路過小鎮Bessières，夜色已晚便在小鎮住下。士兵們吃了當地主婦做的蛋糕，覺得特別好吃。於是第二天，拿破侖一世便命令小鎮居民把所有的雞蛋都拿出來，做了一個巨大的蛋糕讓士兵們分享。」

「真是有意思。即便是宗教節日，看來人們的慶祝活動並不是一定與宗教有關。」

「當然，你看現在世界各地都會慶祝聖誕節，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並不把它當作宗教節日來慶祝。特別是年輕人，這只是一個開派對狂歡的理由！」

「那中國呢？」看着我聽得津津有味卻一言不發，湯姆和茱麗葉扭過頭問我。

「最近這些年來，年輕人開始慶祝聖誕節，不過我並不覺得他們深究過宗教含義。復活節就更生疏了。不過我聽過最奇怪的理由是，我們不學着西方慶祝復活節，因為懶得每年查看復活節到底是哪天。」

「哈哈！這真是一個絕好的理由！我想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國家很少慶祝中國春節的原因，因為永遠不知道哪天才是春節！」

我放下手中的咖啡，茱麗葉喝完最後一口紅酒，湯姆把啤酒杯裏剩下的啤酒一飲而盡，我們走出咖啡館。這條石頭街可能是巴黎最有「藝術氣質」的小街，每一家小店裏都已經裝扮成了復活節主題。

一整條街都充滿了節日的氣氛，幾乎每一個窗櫺裏都有各式的復活節彩蛋。有香皂彩蛋，有巧克力彩蛋，還有乾花彩蛋，糖果彩蛋，藤條彩蛋，等等等等。

過去的這個充滿了大雪的冬天，讓巴黎人比任何時候都更期待今年的春天。復活節到了，巴黎真正的春天也應該來臨了。

他就站在那裏

白頭翁

閒話煙雨

覺得邱吉爾偉大了。偉大的邱吉爾！

邱吉爾是世界上最表情最豐富的領袖，他似乎無時無刻不在怒視着一切，他臉上的肌肉也似乎無時無刻不在凝聚滾動，他的眉頭也似乎無時無刻不在緊皺着，厚嘴唇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緊閉着，光頭像戰士的鋼盔一樣時刻在閃光放亮，下巴憤怒地昂起。揚頭看着溫斯頓·邱吉爾，世界上有人看見這位傳奇首相大笑過嗎？用中國話說好像誰欠他二百大洋似的一臉官司相，但我愛邱吉爾那張生動的臉，爺們臉，一張英雄的漢子臉。

邱吉爾是英國紳士的典範。高筒黑色禮帽，綵得規規矩矩的領帶，筆挺的外套，爵士牌的一根英國紳士文明棍。當然還有那根又粗又長的特製雪茄。有誰見過邱吉爾慌慌張張嗎？納粹的德國轟炸機第一次大規模地空襲倫敦，倫敦一片硝煙，被轟炸得樓倒房坍一片狼藉，全倫敦一片悲哀，一片恐懼，當納粹的最後一架轟炸機還沒有飛離倫敦上空時，邱吉爾提着他的文明棍，一臉嚴肅，一臉憤怒，一臉激動；兩眼圓瞪，兩眼兇光，兩眼在燃燒，一步一艱辛走在剛剛被炸坍的廢墟上，他攙起哭倒的婦女，扶起摔倒的孩子，甩開上來攙扶的侍衛，他就是邱吉爾，人們都圍上來，像一群沒有主心骨的災民，像一群看不見前途和希望的流浪人，一群失去家園和親人的戰爭孤兒，邱吉爾踩在一堆瓦礫上說：「我沒有別的，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奉獻給大家！勝利一定屬於我們，我們一定會打敗希特勒！」

這時候，邱吉爾舉起了左手，他的右手在拄着文明棍，高高地豎起了兩個手指，食指和中指，組成了勝利的標誌V，從此這個勝利的V形手勢傳遍整個歐洲戰場，傳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數以萬計的士兵和沒穿軍裝的戰士互相鼓勵着都是舉起左手的食指和中指，都是帶着這個堅定的信念去衝鋒、去殺敵；有的戰士在犧牲的最後一刻，在走向法西斯刑場時都會無聲作出勝利的標誌，直到今天此時刻，我們靜靜地瞻仰着邱吉爾的雕像時，依然情不自禁地向他舉起勝利的手勢。如果說有萬歲，可能邱吉爾的勝利手勢將走向萬歲。



◀電影《黑暗對峙》重現邱吉爾的勝利手勢 資料圖片

邱吉爾厲害，希特勒也害怕這隻「孤狼」。當英國國家美術館準備把最珍貴的藏品運往加拿大時，彷彿納粹明天就可能渡過英吉利海峽，但邱吉爾卻平靜地說：「一件都不用送走，我們會打敗他們的。」他向圍觀的倫敦市民信心十足地伸出勝利手勢，一片一眼望不到邊的勝利手勢。倫敦的民心，英國的人心，就這樣在危急中穩定下來。邱吉爾是偉大的政治家，當希特勒已經稱霸歐洲，在倫敦上空每天有千多架德國轟炸機時，邱吉爾就信心十足地斷言：「希特勒的命運已經決定了，墨索里尼的命運也已經決定了，我們最終會贏得這場戰爭！」「我相信我們會取得勝利，就像相信太陽明天會升起一樣。」邱吉爾不但是英國紳士的典範，也是英國硬漢的代表，威武不能屈，泰山壓頂不彎腰。那個時候，希特勒在歐洲重於泰山。

有人對我們指出，邱吉爾只是位三流的軍事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作為英國的海軍大臣指揮的海戰，戰則必敗，敗則必大敗，敗得丟盔解甲。我問邱吉爾跑丟了禮帽還是跑丟了柺杖？還是跑丟了雪茄白蘭地？那就不是失敗。也可能正是因為那些失敗才有了那些勝利，邱吉爾是一位世之罕見的戰略天才，戰略軍事大家。只講一件事讓我的朋友喝酒。當邱吉爾聽到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美國人向日本人宣戰時，他的第一反應是扔掉雪茄，推開白蘭地，由衷地叫道，我們勝利了！然後跳上床甜甜的酣睡了一大覺，要知道邱吉爾失眠，從來就睡不踏實。他事

後說，我們不用再為戰爭操那麼大心了，要操心就要操勝利以後的心。邱吉爾看得太遠了，在「熱戰」時就操心「冷戰」時的事，他還要失眠，他還要睡不好。

邱吉爾有個性，也有派頭。無論走到哪裏英國紳士的派頭不減，傳統的英國紳士的「譜」時刻擺着禮帽、領帶、西裝革履、文明棍，現在改稱之柺杖，但邱吉爾謂之文明棍。在任何地方一就坐，邱吉爾都要一列三位，一邊放其禮帽，一邊放其柺杖。最能代表邱吉爾風格的是他叨在嘴上的大雪茄，無時無刻，無處不在，即使在肅穆的國際巨頭會議上，在瓜分戰後勢力範圍的關鍵當口，在拯救英國的軍事會議上，面對眾口難防的議會裏，在追悼被納粹轟炸死亡的現場，在一切邱吉爾出現的地方，甚至飛機上、汽車上、沙漠裏、戰壕裏、浴缸裏，有邱吉爾在，就會有他的大雪茄。可謂形影不離。他會叨着大雪茄目送自己出征的艦隊，還會抽着大雪茄迎接勝利歸來的戰艦，他會有滋有味地抽着雪茄，一動不動地久久望着地中海落日，也會抽着雪茄一揮而就決定英國軍隊進軍北非去戰鬥。邱吉爾的雪茄不是一般雪茄，是古巴特製的，的確是古巴少女在大腿上捲成的古巴雪茄，一年要特製五千根古巴大雪茄，派專人秘密運到英國首相府，因為納粹間諜無處不在，幾次想在古巴雪茄上作文章，謀害邱吉爾。邱吉爾絲毫不懼怕，「視死如歸」，天塌不下來，照抽不誤。邱吉爾就是邱吉爾。

(上)

HK人與事

「睇睇又唔使錢！」Jacqueline常以此勸說「死宅」的我一同出門看展覽。我戲稱她是《珠光寶氣》的柯德莉夏萍，就差一邊吃着可頌，一邊啣着咖啡。她則教訓我：「生在福中不知福！」年初調派來港工作的Jacqueline比港漂四年的我識玩得多，總能挖到香港最新最潮又唔使錢的藝術活動。當然她也很捨得「砸錢」且精力充沛，曾試過周末一早去中環海濱練瑜珈，再連看兩部優先場電影，晚上趕去尖沙咀看偶像林奕華《聊齋》，沒事就流連於士丹頓的畫廊街，淘點小東西。

她不時感嘆，香港公共交通發達，穿梭九龍新界港島輕而易舉，趕場真方便。對於經常打飛的見偶像的她，香港無疑是一塊寶地，深深俘獲了她的心。

上周末，她再一次邀約我一起瑜珈，我內心是拒絕的。她說：「難道你不想看看草間彌生嗎？中環海濱長廊一帶最近放

了許多藝術裝置，有大南瓜、大腳板，還有白馬和啤啤熊。」這吊足了我的胃口，一查原來是「藝遊香港 Harbour Arts Sculpture Park」。我自稱是草間彌生忠粉，這次甘於被她「騙」出門。

中環海濱長廊可說是得天獨厚，面朝維港海景，後面是添馬公園大片草地，旁邊還有摩天輪，確是一家大小天倫樂、情侶拍拖的周末好去處。今次展覽雲集二十一位外國及本地藝術家共十九件作品，除了草間彌生《Pumpkin: Big》，還有來自巴基斯坦裔藝術家Rasheed Araeen、英國烈女藝術家Tracey Emin等新作。藝術加海景，恍如一個「無牆博物館」。

大南瓜當然最多人打卡，曾敏富的《Before Collapse》亦甚矚目，一雙炭黑「大腳」，是藝術家以自己的腳做模，將它放大，造成一件玩味十足的作品。金泓錫的

小黃鴨與大南瓜

一雯

《像熊一樣的形狀》，一隻看似由塑料袋製成的暗黑小熊，Mark Wallinger的《White Horse》，一隻大白馬款款而來，彷彿在演繹現代童話故事，饒有趣味，還有觀眾在Michael Craig-Martin的「大叉子」下席地而坐，一派春遊野餐之景。

我們看着維港發呆閒聊，海風拂面而來，無比舒暢。Jacqueline遺憾說起對岸正關閉修整的星光大道，尚未能親睹李小龍像。我想起二〇一三年的「橡皮鴨遊世界」公共藝術展，原本一個手掌大小的小黃鴨，化身成為相當於六層樓高的巨型「小黃鴨」，漂浮在維多利亞港，成為城中熱話。整個維港化身為它的浴場，大細路小朋友名正言順、毫無顧忌地去排隊打卡，重拾童樂。

巨型小黃鴨沒有傳統藝術品予人嚴肅和高高在上，簡單而有趣，令人不自覺回

想起童年與膠鴨共浴，又或是看自己的孩子玩浴鴨，相信這是不少人不可割捨的回憶，看着就格外親切自在。這應該是最成功的公共藝術之一吧。

公共藝術的美醜常引起廣泛議論，於我看來，受歡迎的原因除了夠大夠吸睛，

似乎還要夠貼地，通常取材自日常生活，或是流行文化，觀者只要一看就懂。至於「美不美」、「能不能發人深省」這些問題很難定義，觀眾打開心一笑不也一樣重要嗎？

天南地北，扯東扯西，Jacqueline突然想起要趕場，我們便匆匆分別。沒走幾步，手機傳來她的簡訊：「中環又有新操作！H Queen's！有奈良美智的雕塑展，周末走起？」



▲巨型小黃鴨曾於二〇一三年遊維港 作者供图



▶圓點大南瓜現正在中環海濱展出 作者供图